

英雄



李西闽 主编

『集结号』大型军事文学系列 III

战争年代，那些英雄用血肉坚守高地，气壮山河！当硝烟远去，我们是否还能感觉到英雄的气息？

贾松禅 《荒原猎杀》 深入敌后的孤胆英雄，如何脱出重围？

杨金远 《官司》 坚持了一辈子的信念与寻找，《集结号》电影原著小说。

君天 《项羽的乌骓》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兰泊宁 《金兵大屠城》 北宋末年的中原大地，注定要被鲜血浸透……

© 李西闽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结号.3.英雄/李西闽编著.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09.1

ISBN 978-7-80759-477-2

I.集… II.李… III.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中
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4980号

出版发行: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数:260千

印张:14.75

出版时间:200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董立剑

特约编辑:熊嵩 赵海萍

装帧设计:居慧娜 伍奕

ISBN 978-7-80759-477-2

定价:20.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442

邮购热线:024-23284454

传真: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集结号 III

精英

OFIHH

【精英火烈】

集结号 III

HERO

英雄



YZLI0890120915

【击突勇士】

集结号Ⅲ

HERO

英雄

【烽火狼烟】

005 贾松禅中篇小说：荒原猎杀

041 杨金远短篇小说：官司

【百战将星】

053 君天中篇小说：项羽的乌骓

【世界风云】

091 张国力中篇小说：未来之战

【金戈铁马】

129 兰泊宁长篇小说：金兵大屠城
——《满江红》之一

【士兵突击】

147 魏远峰长篇小说：兵者

【百花山谷】

175 裘山山短篇小说：手足

187 阿夏短篇小说：归途

【险境秘辛】

193 赵启杰中篇小说：军营凶案

【铁血荧屏】

231 军羽影评：拷问人性黑暗的战争史诗
——评美国军事电影《现代启示录》

【卷一 序言】

序言 / 烽火狼烟

序言 / 烽火狼烟

【卷二 序言】

序言 / 烽火狼烟

【卷三 序言】

序言 / 烽火狼烟

序言 / 烽火狼烟

Wild Battle

荒原猎杀

贾松禅 著

■贾松禅，男，陕西省兴平市人，199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原西北某装甲野战师上尉军官，现转业为某市政府公务员，中国帝陵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秦汉史研究会会员，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社科类书籍《管人软硬奇招》、《跨越人生的误区》以及散文集《古道斜阳》等。



高云汉在青海土皇帝马步芳的司令部，盗取了潜伏青海、宁夏、甘肃三省的国民党特务和残余势力联络站负责人的黑名单后，在马步芳五千精锐骑兵的一路追杀下，骑着一匹枣红马，沿着古老的驼道，连夜穿越草原、戈壁和沙漠，一路朝东北，渡过青海湖，翻越祁连山，仓皇如惊弓之鸟向河西走廊疾窜。

解放西北的解放军先遣部队派出侦察营前去接应高云汉。

侦察营由于迷途沙漠，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和地点前去接应。高云汉在情况万分危急的夜晚，决定独自一人沿着骆驼客贩卖药材盐巴丝绸瓷器的古老驼道，穿越被皑皑冰雪覆盖的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

高云汉之所以能秘密潜入马步芳司令部保密局，是因为司令部机要参谋马晴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这个中校女参谋是个美人，白皙的鹅蛋脸，一双微微上吊的凤眼，闪烁着灵气，长腿细腰；斜挂四五口径勃郎宁手枪的军装和黑亮马刺靴，浑身散发出西部女军官特有的洒脱和妩媚。由于她是马步芳的亲侄女，掌管着马家军的生产军需的义源工厂和专门制造火药、炸弹、大刀及修理军械的军械修理所，属于实权派人物，待人接物很高傲，轻易不说话，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马家军的军官背地里都喊她“冰玫瑰”。

在马步芳的司令部里，有一批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及训练的军官，如马文昆、马呈祥、马继援、赵珑、韩德庆、赵遂、郭全梁、马成林、陈显达等，这些人或黄埔分校毕业，或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尽管这些人文韬武略，尽为俊杰，但在马家军实权派人物马晴面前，谁都不敢造次。当然，马家军司令部谁都看不出高云汉和这个“冰玫瑰”都是地下党，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西北大解放前夕，搞清楚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残余势力的名单，为王震将军挥师新疆扫清障碍。当时，保密局机要室保存绝密文本的保险柜有两把钥匙，由两个人保管，一把归“冰玫瑰”，另一把归机要参谋黄本梧。

马步芳虽然是个军人，但做事非常缜密，司令部任何人想进入保密局机要室，必须有他亲自盖印签名的手令，查阅保险柜的绝密文本，必须有马晴和黄本梧两个参谋同时在场，就是谍报处长“眼镜蛇”张裕宽也不得随便进入。马步芳从德国纳粹党卫军那里进口的纯钢保险柜，有双层门两个密码，第一层密码马晴知道，第二层密码黄本梧知道。作为一条生死军规，两个人不得告诉对方自己的密码。否则，要处以砍头剥皮的酷刑。

当时，英俊的机要参谋黄本梧正忍受着失恋的痛苦煎熬，整天借酒浇愁。为此，在作战会议室，他多次受到马步芳的点名批评。

黄参谋有个女朋友叫邓桂芝，是一位有知识的新女性。画得一手丹青，会演话剧，会跳芭蕾，会弹钢琴，既有山野村姑鲜活逼人的爽快与大胆，又有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举止得当的风范。黄参谋在马步芳的军队里任职，邓桂芝千里迢迢从上海滩来到

青海，看望青梅竹马的男友。黄参谋先与她以兄妹相称，又与她同床共枕，两人如胶似漆。一次偶然的机会，土皇帝马步芳认识了邓桂芝。附庸风雅的军阀让女人操练他那只只会吹《小放牛》的军乐队。刚开始，马步芳对他们不错。每逢藏、蒙、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千户长送来了冬虫夏草、兽皮、珍珠、金银、钻石等贡品，若邓桂芝在场，马步芳就会随手送一些贵重的小玩意给她。土皇帝对女人倒是彬彬有礼，可是女人却不敢看他的那双饥渴的眼睛。那西北狼一样的眼神常使她惴惴不安。马家公馆的舞会原来是每周一次，自从认识了黄参谋的女朋友，改为每周三次。女人告诉黄本梧，她很害怕，不想在青海呆了，要回上海去，黄参谋竭力挽留，问她怕什么，有他这个中校参谋保护她，青海的民风再强悍，也没人敢欺负她！女人没有告诉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她害怕马步芳那双狼一样的眼睛。

不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马步芳常去接女人跳舞。一天，一辆带篷的豪华马车来接邓桂芝。女人稍微化了妆，就坐上马车去了。土皇帝迎出门，亲自将女人扶下马车，马车很快消失在夕阳流淌的黄昏里。空荡荡的舞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电灯发出一团晕红的光，马步芳用高脚杯端来两杯法国红葡萄酒，酒在精致的玻璃杯里晃动着血红的颜色。留声机金色的喇叭筒里，放出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空气里游荡着迷惑的旋律。马步芳跳得很轻松，紧紧握住邓桂芝绵软白皙的小手。后来，灯灭了，马步芳抱起因为恐惧而颤栗的女人，走进舞厅里的一间卧室……

邓桂芝没有向黄本梧说过这件事情。

只是在难以入眠的夜晚，她常常做噩梦，梦见一只大青蛙，鼓着一双眼睛，张着血红的大嘴巴向她扑来。邓桂芝在青海听人说过，马步芳的前世是一只青蛙。在他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梦见一只青蛙从门外跳进房中。就在马家公馆的佛龕前，还供着一只巴掌大的绿色瓷青蛙。马步芳将青蛙视为他的前世真形和生命图腾。可怜上海姑娘脸色焦黄，饮食不下。不知情的黄参谋以为是高原反应，西宁的海拔两千多米。听说邓桂芝病了，马步芳提着水果点心来看望，对黄参谋说：“桂芝不用去训练军乐队了，给她个参事当。”就这样，邓桂芝坐在家，每月领取不薄的薪水。

少女的纯真活泼憧憬希望全部摧毁。多才多艺的邓桂芝显示了女性的软弱，她害怕马步芳的屠刀砍向自己的心上人。少女反复读的书就是《娜拉的出走》。看着看着，一滴又一滴的泪水，顺着脸颊滚下来，沉沉地坠在腮边。

没等春风第二年度过玉门关，生长在江南水乡的女人便提出要离开青海，回上海去看病。黄参谋自以为知道女朋友的心事，不以为然地说：“你呀，也不想，兵荒马乱的，全国到处都是共产党的枪炮声，能找个落脚的地方就不错了，你回去，就冲着你父亲在上海十里洋场同黄金荣杜月笙交往的青红帮背景，共产党能给你们家好果子吃？”真难以想象，自己要寄托终身的男友竟然把西部土皇帝的窝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江南女人的眼里，黄参谋丑了，堕落了，他的军装，他的黑马刺，他的武装

皮带及其斜挂的勃郎宁手枪都显得那么刺目。女人执意要走，黄参谋反复挽留，终于没有结果。在一个阳光散淡的中午，黄参谋提着柳条箱，将邓桂芝送到了汽车站。

邓桂芝回到上海没多久，就嫁给上海滩流氓大亨黄金荣的干儿子。结婚前夕，邓桂芝给黄参谋写了一封信，信中将马步芳糟蹋自己的事情做了表白。

2

黄参谋终于明白了石榴花一样的女朋友离他而去的真实原因。然而，这一切都无可挽回。他骑着马疯狂地来到西宁郊外，滚下马鞍后，疯了一样挥动马刀将一株枝叶稀疏的胡杨噼噼啪啪一顿猛砍。在乱飞的枯枝叶中，黄参谋乌青着脸，冲着朔风横吹的高原，恶狠狠地喊：“马步芳，我要宰了你！”天低云暗的旷野，只有他野狼受伤般的声音在此起伏地回荡。扔了雪亮的马刀，抓起一挺M1卡宾枪，“嗒嗒嗒……”对着那棵胡杨就是一梭子，仿佛那枝叶稀疏的胡杨就是马步芳。高云汉骑着马追上黄参谋，对他一通好言相劝……

正当黄参谋情场失意的时候，青海王马步芳的亲侄女“冰玫瑰”马晴出现在他面前。马晴的出现绝对不是为了爱情，高云汉说，当时马晴接到中共西北局的秘密指令，要她接近机要参谋黄本梧，设法弄到机要室保险柜上的另一把钥匙和密码，配合高云汉尽快将潜伏特务的黑名单搞到手，为解放大西北扫清障碍。

在一个血色黄昏，马晴同高云汉骑马来到拉鸡山。望着残阳里滔滔远去的湟河水，马晴一双微微上吊的凤眼蒙上晶莹的泪水，她哽咽道：“云汉，这么多年了，你就没有正眼看过我，为什么呀？难道我长得丑，不值得你看？还是你自己早就有了心上人？”高云汉惊讶地望着这个冰冷的少女，第一次发现天鹅一样高傲的姑娘还会哭。他笨拙地劝道：“我们是同志，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解放全中国！”泪水沿着马晴白皙的鹅蛋脸不停地滑落：“难道你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想过我？”高云汉解释道：“我是混在狗群里的狼，生怕自己的尾巴露出了真相！”马晴道：“党组织让我用爱情去换取保险柜的密码和钥匙，你同意吗？”高云汉长叹道：“为了解放大西北，多少人把命都搭上了，我们牺牲一些个人的私情又算得了什么……”女人由于激动，性感的胸脯激烈地起伏着：“司令部的人都说我是‘冰玫瑰’，是的，我对别人是一块冰，可我对你是团火，难道你看不见我看你的眼睛里燃烧着爱情的烈火吗？”高云汉道：“我们共产党人打断骨头连着筋……”马晴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

“多少次在梦里，看到你掀开了我的红盖头，唱起花儿与少年，梦醒后却只有我一个人泪湿枕巾……”高云汉喟然叹道：“等到解放，如果我不死，一定娶你！”马晴将她满是泪水的脸靠在高云汉宽阔的肩膀上……

失恋的黄参谋，用破落而无可奈何的声音在哼唱：“山丹丹花开刺玫瑰长，马莲花开到那个路上。我这里牵你那里想，热身子挨不到那个肉上。”

“冰玫瑰”的理智战胜了情欲。在一个布谷鸟回归草原的黄昏，一身军装的马晴骑着马，捏着一枝醉人的红玫瑰，接上了黄参谋凄凉孤独的青海花儿。她唱道：“山里的牡丹开白了，霜煞了绿叶草了。哭着哭着哥来了，热身子交给你了。”

黄参谋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心里的酸楚与幸福同时迸发，悲喜交加地接唱道：“白牡丹掉到河里了，紧捞慢捞沉底了。把尕妹妹搂在怀里了，紧搂慢搂地天亮了。”

两个身穿军装的机要参谋，骑着马，唱着让人耳热心酸的青海花走到了一起。

当机要参谋黄本梧同青海王的侄女马晴成双成对，一起骑着马去草原上狩猎，一起坐着野战吉普车去塔尔寺参加活佛的摸顶，一起参加草原上的赛马会，一起来到青海湖郊游，让司令部的军官们嫉妒得要死，羡慕得要死。

两个年轻的恋人，站在青海湖畔，眺望苍翠的远山，看碧澄的湖水。一望无际的湖面上，碧波连天，波光潋滟，雪山倒映，鱼群欢跃，万鸟翱翔。青海湖周围是茫茫草原，葱绿的草滩上，羊群如白云朵朵，马群在翻滚着碧波的牧草里奔跑，犹如鱼儿在水里游动。这里地势开阔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温和，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正是初夏时节，大草原绿茵如毯，金黄色的油菜花迎风飘香。牧民的帐篷，星罗棋布，成群的牛羊，飘动如云。

黄参谋将人人艳羡的“冰玫瑰”搞到手后，马家军的军官炸了营。在一次酒宴上，高云汉听见老家山东的作战参谋丁大炮酒喝醉了，红着一双可怕的牛眼睛，怒骂道：“一只肥羊叼到狗嘴里了！”骑兵营的藏族营长贡才将腰刀插在桌子上，则提出要和机要参谋黄本梧在马上比赛骑射。更有一个暗恋马晴的回族参谋马东海，立下生死状，提出要同黄参谋真刀真枪地格斗，生死双方均互不追究。据说马东海暗恋马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他从马晴的宿舍里偷走了她的一双靴子，每天夜里搂着美人的靴子入眠。这些消息传到青海王马步芳的耳朵里，做贼心虚的军阀在司令部会议上将那些吃不到葡萄的“狐狸们”美美地训斥了一顿，并下令道：“胆敢有人因为暗恋马晴，挑战滋事者格杀勿论！”

马晴用美人计轻而易举地俘虏了黄参谋。

在一个酒醉的黄昏，聪明的回族姑娘从黄参谋嘴里套出保险柜第二层门的密码，并从他的裤腰带上卸下那把亮晶晶的铜钥匙，自己偷偷开车出去，在西宁市骆驼巷的丝绸铺子，配制了两把机要室保险柜上的钥匙。那个丝绸铺子的老板，是青海省地下党联络站的负责人，他手下一个伙计，以前专门配钥匙。马晴在翻动丝绸布料的同时，送出了要求派人接应高云汉的情报。彭德怀司令接到情报后，命令解放大西北的先遣部队派侦察营前去接应。谁知道，那些笨蛋怎么会在沙漠里迷了路。据说是在沙漠里遇见了黑风暴，黑风卷着沙砾漫天飞舞，周围的参照物，很快就被流沙吞噬了，缺乏沙漠行军经验的侦察分队一时间辨不来东西，在一座汉代留下的废弃城堡里转来转去，就是走不出那些残垣断壁的阴影。在凌厉的风中，有人还不断听见空中有谁在叫他的名字，有人听见一种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恐怖声音，有人看见残垣断壁的窟

窿里卧着一只又一只的野猫，那些猫瞪着绿油油的眼睛，随时准备扑过来咬断侵略它们领土者的咽喉。

马晴在西宁郊外那棵枝叶稀疏的胡杨树下，将两把钥匙交给高云汉的时候，这个冷美人的眼神里有了一种复杂的湿漉漉的东西，她声音颤抖着嘱咐道：“云汉，成败在此一举，多保重！”高云汉将钥匙装进他的裤兜里，故作轻松地笑道：“人要闯关，马要翻山，小试牛刀耳！”马晴嗔道：“不可大意！密码都记住了？”高云汉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道：“外层56247771，里层32118846。”马晴道：“很好，不要记反了，今夜有雷雨，我会在暗中保护你！”高云汉解开拴在胡杨树上的马缰绳，一只黑马靴已经踩在马镫里，就要翻身上马，马晴道：“等一等……”高云汉下来，诧异地问道：“什么事？”马晴走上前，“吧唧”一声，在高云汉英俊的脸上飞快地亲了一下，高云汉的脸立即羞得像红布一样。马晴却满不在乎地笑道：“风和女人会给你带来好运！”

那是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

高云汉施展小时候学来的轻功，像一只狸猫，“噌”地跃过司令部十几米的高墙。那高墙布着高压电网，稍有不慎，就会触电身亡。高云汉用的是江湖人称的“飞虎爪”，那玩意我小时候见过，像人的钢铁手爪一样，有五个弯曲的铁钩，无论砖墙、土墙、石头墙，只要“飞虎爪”刷地搭在上面，顺着爪把系着的绳子，再高的墙都能攀越。高云汉双脚刚落地，保密局看家护院的两条狼犬，就“汪汪”狂吠着冲他扑了过来。幸亏有雷电和大雨的喧嚣做掩护，要是万籁寂静的夜晚，早就惊动了哨兵，高云汉在大雨中，摸出两把飞镖，使用内力，掷向狼犬的咽喉。狼犬叫都没叫一声就一命呜呼。保密局的大门他是进不去的。只有用飞虎爪去爬墙。他在大雨中，将飞虎爪抡了抡，“叮”的一声，那飞虎爪不偏不倚正好搭在二楼的窗台上，高云汉狸猫一样哧溜一声就爬到二楼的窗户跟前。这时候，在机要室巡逻的一个中尉军官，推开窗户，不知是在室内站的时间长了，想呼吸雨夜的新鲜空气，还是想推开窗户，朝外吐一口痰。总之，当他的头伸出窗外，看见高云汉的脸，不知道是人是鬼，惊骇地说不出话来，高云汉一只手抓住飞虎爪固定悬空的身子，另一只手闪电般过去揪住中尉军官的领带，使劲一拽，猝不及防的军官惨叫一声，撞碎窗户玻璃，头朝下栽了出去，摔得是脑浆迸裂。两个警戒的士兵听见响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端着冲锋枪跑过来。高云汉纵身一跃，一个前滚翻，手里的两把飞镖，寒光一闪，两名奔跑的士兵哼都没哼一声扑倒在地，咽喉各中了一枚飞镖。高云汉快速打开保密局机要室的防盗门。看见半人高的绿漆保险柜。在雨夜闪电的照耀下，保险柜上印有德国纳粹的“卐”字标志显得非常醒目。在窗外喧嚣的雷雨声中，高云汉掏出钥匙，将锁孔打开，按照“56247771”的密码提示，转动暗锁，顺时针六下，逆时针三下，再转一圈。“啪嗒”一声，第一层厚钢板门打开。高云汉根据马晴参谋的嘱咐，如法炮制，第二层钢板门又打开。绝密文本很多，有黄金珠宝埋藏的地方，有撤退时爆炸西宁的

预定方案，还有军需弹药库的武器清单。潜伏河西走廊的国民党特务和残余反动势力联络站负责人的黑名单放在最底层，编号“001”。高云汉大概翻看了一下，就揣进怀里，一个“鲤鱼跳龙门”，从中尉军官撞碎玻璃的窗户跃了出去。

黑漆漆的夜晚，电闪雷鸣，大雨如注。高云汉狸猫一样轻轻落到地上。刚站起身，就听见后面喊一声：“不许动！高教官，刘某在此恭候多时了！”后腰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着，听声音，高云汉明白是保密局长刘新乐。高云汉那时候是马家军的骑射总教官，编制在司令部作战处。高云汉举起双手，正思忖着如何脱身，身后“啪，啪”响起两声枪响。凭直觉，高云汉肯定让保密局长毙命的枪声一定是他的同志马晴放的。他拔枪，猛回头，果然看见一身军装的马晴端着二六式步枪站在大雨中，她的身旁有一匹配有马鞍的黑战马。

枪声一响，军机重地拉响了刺耳的警报。

刺眼的探照灯在黑漆漆的雨夜来回转动着扫射，炮楼、弹药库、军械修理厂等军事目标，在如炬的光柱下非常清晰。

“到手了吗？”

高云汉点了点头。

“骆驼梁上有我们的人接应你！”

“我们一起走！”

“不要管我，情报要紧，快走！”马晴将压满子弹的中正二六式步枪交给高云汉。雪亮的光柱扫在他们的脸上，高云汉举枪瞄准，“啪”一枪，打爆小太阳一样的探照灯，整个军机重地陷入一片混乱和黑暗中。

高云汉趁着混乱翻身上马，闪电般向军机重地的大门冲去。门口的哨兵早已经将横木挡在路上，用手电筒照着他的脸，端着冲锋枪瞄准着大喊：“接受检查！”高云汉先下手为强，端着中正二六式步枪射击，门前执勤的三个哨兵应声而倒。门楼里值勤的其他军人听见枪声，连忙端着枪追出来，朝着已经冲出大门的高云汉射击。高云汉在后面爆豆一样的枪声中，打马跃过缠着铁藜棘的横木，一溜烟地消失在茫茫雨夜里。

3

正搂着一对姐妹花睡觉的马步芳被枪声惊醒了。这个为了得到姐妹俩杀了一家三口的土皇帝，穿着一身丝绸睡衣，提着盒子炮，走到卧室门口，迎面看见前来报告军机重地“001”绝密文本被盗消息的保密局谍报处长——“眼镜蛇”张裕宽、机要参谋马晴和黄本梧。谍报处长长得肥头大耳，一双金丝框眼镜背后的绿豆眼，像毒蛇嘴里伸缩不停的红芯子。马步芳咆哮道：“刘新乐呢？他这个保密局长怎么当的？我要砍了他的头颅当尿壶！”黄本梧解释道：“刘局长已经殉职了……”马步芳怒道：“查没查偷盗001绝密文本的人是谁？”“眼镜蛇”张裕宽摊开从死去士兵身上找到

的两枚飞镖。马步芳拿起一枚，余怒未消地问：“谁的飞镖？”马靖道：“据受伤的士兵说，雨夜里看不清楚，好像是骑射总教官高云汉！”马步芳顿足长叹道：“老子架了一辈子鹰，到头来让一只鸡啄了眼睛，传我的命令，封锁所有的道路、车站、客栈，集合警卫骑兵团，就是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把他找出来，你们三人都去警卫团督战，找不见高云汉，提头来见我！”

高云汉马不停蹄地来到西宁市郊外生着几棵稀疏胡杨树的骆驼梁上。大雨已经停歇，西部高原的气候就是怪，一个小时前，还打雷闪电暴雨如注，瞬间就雨过天晴，满天的星星在闪。黑黝黝的胡杨林子，传来了一声又一声猫头鹰令人恐怖的啼叫。高云汉双手捂嘴学起了青蛙的叫声：“呱，呱，呱……”可是他学了半天青蛙叫，也没见一个人前来接应。高云汉沮丧极了，怒骂道：“娘的脚，老子把头拴在裤腰带上弄来了情报，竟然没人来接应……”怎么办？回是回不去了，这会儿打马回去绝对是自投罗网！马步芳肯定派人到处搜索，客栈、车站、交通枢纽都不能去，只有沿着人烟稀少的偏僻驼道翻越祁连山去河西走廊了。正当高云汉站在星光灿烂的高原上思索进退的时候，远处隐隐传来三声间隔时间较长的枪声。凭直觉，高云汉知道是马靖在向他发出赶紧逃亡的警告。高云汉长叹一声，打马朝东北方向夜遁而去。

翌日，搜索高云汉的骑兵警卫团，在平行岭草原上与前来接应高云汉的先遣部队侦察营遭遇。虽然是初夏，高原的日头仍然很毒，白炽的太阳照在人身上，像马蜂在蛰一样疼。穿过迷途沙漠的侦察营骑着骆驼，走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空气火一样热辣，解放军官兵的军装被汗水湿透了，水壶里的水早已经喝完，草原上却看不见一片令人心醉的海子。那些狗日的骆驼仿佛一点也不着急，仍然慢慢腾腾地行走着。“营长，你喝水！”警卫员小苏递来一个草绿色的军用水壶。营长张柱子接过水壶，粗鲁地骂道：“这鬼日的球天气，能把人热死！”嘴对嘴地狂喝一气，这时候，远处传来一声枪响。

“营长，有情况！”小苏打开保险，推子弹上膛。

张营长扔了水壶，刷地拔出双枪，怒吼道：“准备战斗——”三百多名官兵迅速从驼峰上下来，端枪，卧倒，进入紧急战斗状态。

远处，绿色的地平线上，三千多名马步芳的精锐骑兵大喊大叫着，呈扇形向他们包抄过来。追杀的亢奋刺激着回回骑兵的心性，让他们狂呼不已。一匹油光闪亮的黑骏马，像闪电一样奔跑在最前面。马上身穿军装的汉子怀里抱着一个刚抢来的蒙古族女人。女人身穿蓝色偏襟长袍，哭喊着在马背上挣扎。也许为巨大的快乐所激荡，他纵马狂奔，属于自己的军帽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露出土葫芦似的秃头，敞开的黑色披风，风摆旗帜般啪啪直响。

“狗日的马匪，等靠近了再打！”张营长下达命令道，隐蔽在草丛里的官兵端枪瞄准。那秃头军官正是马步芳的警卫骑兵团团长马耀辉。这个土匪出身的兵痞在青海杀人如麻，人们背地里都叫他“活阎王”。那家伙，秃头，黄脸，青嘴唇，深眼窝，鹰钩鼻，胯下的坐骑已经通体淌汗，飘扬的长鬃里，不时爆出“呱呱”的嘶鸣。他的

马鞍前挂着一个血水淋漓的人头，那人头就是他怀里女人哥哥的人头。

“打！”一声令下，枪声急切。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马耀辉一把将女人推下马背，一个镗里藏身，拔枪向解放军射击，不断有人中弹身亡。马步芳警卫团的骑兵也不断有人从狂奔的骏马上倒栽下来一命呜呼。

马家骑兵警卫团是马步芳看家护院的狼狗，武器装备非常精良。除了马刀外，有德国的KAR-98K步枪、MG-34机枪、MP-38冲锋枪、P-38手枪；有苏联的托卡列夫TT-30/TT-33手枪、莫辛1930G步枪、MG-28机枪；有日本的南部十四手枪、四四式骑枪（三八式）、九九式步枪、九二式重机枪、十一式和九六式轻机枪；美国的1911点四五口径勃郎宁手枪、M1格兰德步枪、M1卡宾枪、汤姆森冲锋枪、勃朗宁轻机枪、M1919A4/6重机枪……当然也有中正二六式步枪和捷克轻机枪，有些骑兵排也使用汉阳造。战马清一色都是河西走廊山丹军马场训练出的山丹马，这些坐骑身材略矮，马头偏大，眼睛像灯碗，四只蹄子有碗口大，这种马体力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日驰千里，夜行八百，是战马中的上品。

保密局谍报处长张裕宽、机要参谋马晴、黄本梧等人也骑着山丹军马场培养出的战马随着骑兵警卫团参加战斗。马晴不愿意伤害自己的战友，只是朝着前面打空枪，黄参谋则紧紧跟在心爱女人的左右，像鹰隼保护幼鸟一样，保护着她的安全。“眼镜蛇”张裕宽则不然，这个蛇蝎心肠的家伙，举起一杆长枪，瞄准草丛里的解放军官兵，一枪一个，弹无虚发。

被“活阎王”马耀辉推下马背的蒙古女人，像逃离猎人枪口的野兔，拼命地向解放军阵营里跑过来。“活阎王”冷笑了一声，端起冲锋枪瞄准女人的后背，一个排长挺身而出，跑上前去接纳女人。“嗒嗒……”马耀辉一个点射，蒙古女人和侦察营一连排长倒在血泊之中。侦察营官兵一起向“活阎王”马耀辉射击，却只打死了他的坐骑。

接受搜索高云汉及其“001”绝密文本的任务后，马耀辉像吃了大烟土一样兴奋。他不顾及和高云汉在青海湖边插草为香、义接金兰的海誓山盟，向青海王马步芳立下军令状：“离群的羔羊，迟早都是狼的口粮，不砍下高云汉的人头，我等绝不活着回来见您！”他整顿兵马后，连同马步芳派来督战的谍报处长、机要参谋摊开一张军用地图，经过一番仔细分析，认为高云汉不敢走大道，投客栈，很可能沿着骆驼客经常奔走的驼道，向东北逃亡，很可能冒险翻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

他们从西宁出发后，穿过大片的戈壁、草原和湖泊，进入积雪和冰川覆盖的冷龙岭山地。在芳草萋萋的黑河谷地里，派遣到前面侦察的三名骑兵闯进一家蒙古族的毡房里，将正在烧奶茶的女人轮奸了。消息传开后，黑河谷地里的蒙古男人全都围过来，尽管骑兵有枪，毕竟人少，挡不住拥有猎枪和弓箭的蒙古男人。三个骑兵被砍了人头，挂在蒙古毡房集中区的旗杆上。“活阎王”马耀辉知道这个消息后，恼羞成怒地带人马包围了数百个冒着炊烟的毡房。他命令骑兵用马刀砍杀所有的男人，“眼镜蛇”张裕宽、机要参谋马晴和黄本梧反复规劝无济于事。马耀辉骑着马，哈哈大笑着

砍杀了一个又一个男人，杀人如麻的感觉真过瘾，他手起刀落，人头就像西瓜一样骨碌碌滚到草丛里。最后，剩下那家三名骑兵因为奸污女人丧命的毡房。两个骑兵抓住那个毡房的男主人，抓住他的头发，强迫他跪在地上，遭轮奸的女人吓得直哭。马耀辉冷冰冰地下令：“砍了他！”女人张牙舞爪地扑过来，要同骑兵拼命，被马耀辉一刀刺死。麾下骑兵雪亮的马刀一挥，男人的人头就骨碌碌滚到地上。这时候，毡房的角落动了动，马耀辉一把掀开狼皮被褥，一个身穿蓝色偏襟长袍的女人吓得瑟瑟发抖，经询问，才知道这个女人是死去男人的妹妹。马耀辉一手提着男人的人头，一手扯着女人走出毡房，他将人头挂在马鞍上，将女人强行拉上马背。

平行岭一仗，侦察营官兵由于寡不敌众全军覆灭。三百多人，只有二十几个伤兵被俘虏，其余全部壮烈牺牲。马耀辉向马步芳用军用电台发电告捷，马步芳命令派一个连的骑兵押送共军俘虏返回西宁市，其余人马继续向东搜索，翻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一定要抓住高云汉，千万不能让“001”绝密文本落入共产党的手里。

就在马耀辉的骑兵警卫团同先遣部队侦察营在平行岭草原浴血鏖战的时候，高云汉正在翻越到处是冰川和皑皑积雪的祁连山。远眺山顶冰雪皑皑，俯瞰河谷地带，只见绿色的草地上，黄花红花紫花争妍斗艳，形成了一道引人入胜的夏季景色。高云汉攀援到祁连山主峰最高处，看见到处是绵亘的雪峰、林立的冰塔，雪峰和冰川孕育出两百多条旖旎的山溪江流，这些支流和内流水系汇聚着无穷的能量，最终诞生了三条伟大的江河，也使得青海成为从古到今探险、考察、旅行者魂梦相系的神奇土地。想到这美丽的青藏高原就要解放了，就要归回到穷苦大众的手里，高云汉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他点燃一堆篝火，剥杀一只用中正二六式步枪射猎的岩羊。他用军用短刀剥了皮，架在活上烧烤，要是有益，那岩羊肉一定很香很香。由于近一天一夜没有进食，高云汉顾不了有味没味，他一边烤，一边吃，竟然将那只岩羊吃了三分之二。

趁着休息的空闲，高云汉一边吃着烤全羊，一边翻看着“001”绝密文本。文本里写着：“白牡丹，原名赵蕾，湖北武汉人，1915年3月出生，在日本接受过间谍训练，负责联络宁夏的所有破坏、爆炸和暗杀行动；沙狼，原名张德孝，甘肃张掖人，男，1900年7月出生，上校参谋，潜伏张掖，负责联络甘肃的所有破坏、爆炸和暗杀行动；红毛喇嘛，原名索朗贡布，藏族，青海玉树，1910年10月出生，中校参谋，在塔儿寺出家，负责青海的所有破坏、爆炸和暗杀行动……”在三个潜伏头目的名下，各有几百名仇恨共产党的残渣余孽供其联络。这些潜伏人员，各行各业都有，道士、艺人、云游僧人、乞丐、算命先生、妓女，啥人都有，更为可怕的是有几个骨干分子已经打入我西北野战军的枢纽部门。高云汉看了，心里很沉重，如果不把这份黑名单交给地下党，王震将军挥师西进，一定会受到重大阻碍。弄不好，潜入我军司

令部的特务会在关键时刻制造暗杀和爆炸事件。

高云汉准备下山的时候，发现了前来追杀他的骑兵警卫团。走到河谷的“眼镜蛇”张裕宽用望远镜向山顶张望，发现了高云汉的踪影。他大声道：“高云汉？！”马耀辉一惊：“高云汉在哪里？”“眼镜蛇”将望远镜递过去，马耀辉接过望远镜一看，大声命令道：“快，一营穿过狼嘴豁豁，迂回到秃鹫峡谷包抄他的后路！二营三营随我来！”

一营骑兵潮水一样朝着百里外的山口狼嘴豁豁疾驰。

高云汉见自己暴露了目标，连忙骑上马，翻过最高峰，向山南边的河西区域疾驰。

高云汉的黑坐骑嘶鸣着向前狂奔。

突然间，高云汉一勒缰绳，那黑马一个扬蹄人立，差点踩倒一个挥动拦羊铲、赶着羊群回家的牧羊人。马匹两条前足高悬，差点将高云汉摔下马背。盯着那戴着几乎遮住整张脸庞的宽边遮阳大草帽、反穿着光板羊皮袄、迈动比牛步还缓慢步伐的牧羊人过路时，一个主意在高云汉的脑海中逐渐形成。

“眼镜蛇”张裕宽个人感觉到，警卫骑兵团的速度简直比蜗牛还慢，照这样的速度，他们一辈子也追不上盗去绝密文本的高云汉。他不断地催马耀辉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活阎王”马耀辉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这里属于戈壁，路况极差，路面坑坑洼洼，路面上还不时出现骆驼或者马匹被狼群吞噬后残剩的一堆堆白森森的骨骸。马是很敏感的动物，最容易受到惊吓。这些训练有素的动物明显感觉到这条路上处处潜藏着危机，在这样的道路上奔跑，需要的是谨慎，而不是飞快的速度。

在追杀高云汉的行动中，“谨慎”是督战官张裕宽脑海里从来没出现过的字眼。这个外号“眼镜蛇”的冷血动物，只是不让一个混进马步芳身边的共产党成为漏网之鱼。同样作为督战官，马晴却心思不同，她希望慢些，再慢一些，好让她的同志顺利将绝密文本送给地下党组织。

“快！”“眼镜蛇”不断大吼，不断催促“活阎王”马耀辉，“再快！”同样立功心切的马耀辉哭丧着脸道：“他妈的，这些马匹今天好像中了邪了，怎么也跑不起来，我已经将坐骑的臀部抽出血来了！”

数千骑兵疯狂地向前，差点撞上一个正赶着羊群迎面走来的牧羊人。羔羊被潮水般的骑兵惊呆了，“咩咩”叫着东奔西跑，整段路面顿时乱成一团。牧羊人头上戴着几乎遮住整张脸庞的宽边遮阳大草帽，反穿着光板羊皮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挥动拦羊铲，弓着背，一步一步慢吞吞地赶着羊群走。

等羊群“咩咩”叫着同骑兵擦肩而过时，马耀辉望见前方一段距离外的红柳林边，一个穿军装的身影闪电般一闪。“活阎王”用望远镜分辨出那人正在朝南疾驰。至于马上之人……是高云汉吗？会是他吗？马耀辉举起望远镜，睁大眼睛细看。没错，是那个胆大包天从机要室保险柜盗走绝密文本的高云汉，不然，在这人烟稀少的荒凉原野还会有谁？